

猪 嗷 嗷 叫

□ 莫文师(壮族)

脑海里浮现。那时,甚至是晚上,一听到谁家杀猪过年的消息,小伙伴们便会不约而同、相互转告地跑到那家去,爬上这家的门楼,或是站在角落,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着,把杀猪的每个细节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只见主人家把年猪放出栏来,几个粗壮的汉子利索地一把逮住年猪的腿、尾巴、耳朵,一声吆喝齐力把猪抬上板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服输的年猪拱鼻子蹬腿,仍在嗷嗷垂死挣扎,直到最后咽了气。放完血的年猪不再哆嗦,壮汉们便把它“咕咚”滚下板凳来。馋嘴的小孩子想着即将吃到嘴的猪肉和猪血肠,便欢呼雀跃了起来:“杀年猪啦!杀猪过年啦!……”断了气的年猪,在它四条腿边割开一小口,插入一节空心的竹筒,肺活量大的一个壮汉便给年猪吹气,另一个壮汉用棍子一顿敲打猪身,让吹进去的气胀到猪的周身,慢慢地,猪的肚皮鼓起来。气吹饱满,年猪才容易褪毛。滚烫的开水从煤砂罐壶的弯嘴里流到猪身上,热气腾腾,有经验的长辈用手扯一扯猪毛,觉得合适了,三五个人使用刀

子在猪身上唰唰刮毛,不一会儿,猪便脱光了毛,抬上桌案,开膛破肚,清洗肠子,灌血肠、肉肠,肢解年猪,架锅煮饭煮菜……不多久,满屋子香味飘悠,小伙伴们拿着长长的猪血肠,美滋滋地咬上一口,相互炫耀,比比长短,叽喳满村子闹闹,闹得全村“鸡飞狗跳”,释放着少年过剩的精力,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霎时村寨里溢满了欢声笑语。肢解好的猪肉,用盐腌制几天,用竹片穿挂在灶台上,用甘蔗渣熏烤成美味的腊肉,以便过年后享用。

乡亲们相互帮忙,杀了东家的年猪杀西家,要是谁家没有杀猪过年,亲戚或乡亲们会毫不吝惜地割下自家年猪的一块好肉和一卷猪血肠送去给他们品尝,有福同享,共祝新年。甘苦与共,友爱互助,民族团结之花在仫佬族村寨中处处绽放。乡亲们融融地围在地炉边唠着闲嗑,津津有味地吃着香甜的猪肉,品着香醇的“土茅台”,说着俏皮话,叙述着古老的传说,年味也在无声无息中渐渐浓郁了。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只是某个

时期,某个时代的缩影。

现在,逐梦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便是罗城各族人民的新起点。“两不愁三保障”,罗城各族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乡村振兴的号角正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吹响,仫佬山乡正以惊人的速度华丽蜕变,一幅幅美丽的新画卷徐徐展开……

如今,走进仫佬族村寨,楼房林立,巷道已进行水泥硬化,屋前屋后鸟语花香,逢年过节杀猪、杀羊、杀牛不再是一种奢望。肉吃腻了,以前专门从荒野捡来喂猪喂牛的野菜,便成为人们口中绿色环保的美味佳肴。随着时代的发

展,农户养猪过年、养猪存钱的习惯慢慢改变,专业化、产业化的养殖场渐渐兴旺了起来,但“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的传统习俗并没有消失。每年一到腊月,年味就如同发酵的面粉似的蓄势、膨胀,足不出户也能听到此起彼伏嗷嗷的猪叫声,过年过节买猪买羊来宰杀的风气正在乡村兴盛起来。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外工作的,拎着大包小包回家过年过节,归心似箭……嗷嗷的猪叫声和袅袅的炊烟萦绕在各个村寨的上空,慢慢融入绚丽多彩的星空。乡亲们欢聚在一起划拳猜码:“来来来啊,天龙泉啦!喝就喝啊,九千万啦……”大块地吃肉,大碗地喝酒,畅谈美好的人生和未来。春节期间,一些村寨还会组织文艺联欢、篝火晚会、球赛、走坡活动和对唱仫佬族古歌,深厚的文化底蕴、纯朴的民风民俗和新时代的新思想在浓浓的年味中延展开来……

过年旧事

□ 蒋忠民

小时候不知人间愁苦,最盼过年。

大人们对于过年,则是既期盼又有几分忐忑不安。这不安主要来自一年收成如何、家庭是否有病灾、是否欠债等等。因此,传统春节在好多地方也叫年关,意思是,不管好歹,这是每年必过的一道关口。

所谓年关不外乎钱关和情关。钱关指的是除了让忙碌了一年的家人吃上几顿好的,添置一些新服饰之外,还要考虑偿还债务。这些债务不管是否有能力偿还,态度最重要。于是,临近过年,那些欠有债务的便带上些礼品,或者能凑得上的少量钱币,到债主家走动走动。多半是表示感谢在困难时的雪中送炭,但是眼下暂时无力偿还或者还清,所欠债务希望延期偿还。债主多半是亲朋,面对如此表示,绝不会咄咄逼人,只能表示理解,嘴里连说“不急不急”。记得我的一个远方表叔,欠我祖父祖母的猪崽款长达20年,双方没有借条,每年春节前那个表叔来家一趟,是否还了钱不得而知,但双方亲情从来没断。还有一种债务与生产队时代年终决算相关。大家都在生产队里吃工分,一年到头这些工分需要变为粮食和现金,于是,将生产队一年来所有产出按照国家收购价和市价折合成人民币,留出来年开春购买农药化肥种子之类的开支,再除以全部劳动工分,得出分值,每个劳动力每年的收入一清二楚。拿这份收入扣除口粮款、三提五统款等等,劳动力多的家庭自然有结余,可以领钱回去;劳动力少的家庭自然有欠账,需要补回来。对于补钱的人家而言,这过年便是当年的年关。情急之下,拉下脸面在本队找亲戚托朋友,化解一部分,不够的,则再设法拼凑。不然,就要从分到家里的粮食拿出来一部分抵债了。

情关主要是亲情,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忙碌了一年,总得暂时有个头,于是,以过年的名义放下忙碌,一家人团聚,富裕也好贫穷也罢,短时间享受天伦之乐。于是,一家之主使出浑身解数,要让全家人尽可能添上一身新衣服,吃上几顿大餐。

鸡鸭一般是自家养的,猪肉则不尽然。有条件的人家杀年猪,无条件的人家买猪肉。买猪肉有讲究,到圩场上买必须付现金,而在村子里熟悉的人家或者亲戚家买,则可以赊账,也叫“吊菜”,意思是直接拿走,待年后慢慢付钱,一次付清或分几次付皆可。在艰苦的岁月里,哪家都不敢保证自己没有“吊菜”的时候,因此,这种民间互济的形式很受欢迎。有的村民索性联络几户人家,轮流“吊菜”,这样,确保每年过年时不至于陷入难堪境地。

杀年猪是农家盛事。从年头买回小猪开始,天天打猪草煮猪潲,将20多斤的猪崽养大到两三百斤甚至更大,临近过年要杀它,既欣喜又不舍。乡村屠夫在杀年猪那段时间吃得香得不得了,日程排得满满的,常常一个上午赶几趟“杀场”,过年的猪肉基本就不需要自己置办了。每户杀年猪人家给予屠夫的谢礼都

是猪肉或者猪下水,而且都是由屠夫自己拿刀割的最好的地方。

杀年猪自然要邀请近亲好友来“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就是大家欢聚一堂,共享杀年猪的喜悦。新鲜的最可口的猪肉猪下水,大锅煮了,无须任何佐料,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岂不快哉。

杀好的年猪,除了杀猪那天消耗的、给予屠夫的谢礼之外,还要给外公舅爷等长辈送菜,再刨除“吊菜”部分,其余的,挑选出年夜饭的猪脚、梅头肉、猪肝、猪腰、猪肚等等,板油和大肥肉炼油,猪头待大年夜供了祖先之后再大锅炖了留待正月初一之后享用。剩下的则腌制成腊肉,挂在火塘上的楼板上,颇为壮观。这些腊肉里,若干块是作为拜年菜,的,大约每块两斤左右,带排骨,留待正月天拜年用。在我们老家,正月拜年必不可少的是拜年菜,因此,有“拜年菜,块调块”的说法,意思是亲戚间走动,你拿拜年菜来我家,我拿拜年菜去另一家,彼此拿来拿去。

都庞岭山脉一带,没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说法,真正的年味从小年开始。北方在小年夜要送灶王爷,都庞岭山脉一带则送火炉姑娘,其实二者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传说中都是玉帝派遣到人间来体察民间疾苦和监督每户人家恪守正道的神灵。送了火炉姑娘,剩下的日子就可以自由支配了,因此自古有“过了二十四,长工不管事”的说法,也就是说,到了小年那一天,在外帮工的人都要离开主人家,回家忙过年了。鸡鸭鱼肉的准备自不待说,自家园地里的新鲜蔬菜随时可摘用,豆腐一般是需要自家磨的,米花(都庞岭山脉一带叫炒米)是必须自家做的,糍粑也是自家打的。除了磨豆腐可以自己搞掂,做米花打糍粑,往往是几家人互相帮衬,做完这家做那家,其乐融融。

说来也有点意思,之前不管天气如何,临近过年,尤其是过了小年,总有那么几天放晴,适宜做米花,洗衣服。米花是将浸泡好的糯米拌以老糠用甑子蒸熟,摊开晾晒至半干,再放到碓臼里春扁春散,用簸箕将老糠分离,再晾晒干,是煮油茶必不可少的食材。

大年夜在忙碌充实中来到。油炸芋头片、炸豆腐、除夕子、炸鱼片、炸排散等等,一般在头天夜里完成,除那天杀好鸡鸭、剖好鱼,大人小孩洗澡洗衣服,干干净净告别旧的一年。各家各户年夜饭的丰盛与否甘苦自知,而心头那份阖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却是一样的。表达这份幸福的方式除了大饱口福,还有在大门上贴对联。对联有自己动手写的,更多的是请乡村老师或者村里公认的字写得好的手操刀,后来则是买商家印制好的。在都庞岭山脉一带,除了对联,大门头还有用红纸压着的纸钱和蜡树枝,叫作“挂年纸”。挂年纸一直到元宵节才扯下来烧掉。俗话说“烧了挂年纸,各人享生死;烧了挂门钱,各做生意各种田”,意思是过了元宵就算过完年了,各人开始奔忙新一年的生计。

小小说

老蒙的一块腊肉

□ 潘国武(瑶族)

老蒙打开房门发现,通道旁的铁皮被掀翻在地,钢筋和铁钩七零八散。这段时间以来,半夜不是被人倒垃圾,就是泼水淋湿一地,或者偷走加固铁皮的砖块。总之,有人故意跟老蒙过不去。

“要是被抓到,小心我打断你的腿……”责骂过后,老蒙拾起铁皮在通道边又围起半个弧,把钢筋横在铁皮顶端,码好铁钩挂上腌制的猪肉。一切妥当之后,他就生火熏制腊肉。

没料到,铁皮第二天就被人泼上红油漆。

老蒙的家在一楼。晚上,老蒙悄悄在窗口装上隐形监控探头。这才发现,窗台旁竟然是二楼的老陈。熏制腊肉的地方,距离老陈家有10多米远,烟熏不到,出入通行也不受影响。老蒙认为,老陈这是“冲着柳树要枣吃——有意为难”。这时,老陈黑着脸从一旁走过,还朝铁皮上吐了一口浓痰。

老蒙叫了一声:“老陈,我在这里熏制腊肉,这几天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不便,希望通融理解一下。”

“嗯,知道了!”老陈应了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

“真是狗眼看人低。”老蒙气愤难平。

楼上楼下的,老蒙不想发生正面冲突,就去找楼长冯阿姨。

退休前,冯阿姨是某局副局长,为人厚道,处事稳重。

“还真是个问题!”冯阿姨说话很有“领导艺术”,老蒙似懂非懂。

“那里是露天的呀,我晚上收回腊肉后,还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

“别说小区,就是整条街道,你见有谁装过监控?”冯阿姨说,“要是让人知道了,个个提防,你岂不是四面树敌,自寻烦恼?”

“这……”老蒙想起来了:通道尽头,新围一块铁皮,冯阿姨多次在那里出入。看来,冯阿姨有难言之隐。可是,那么多人在屋外熏制腊肉,老陈为什么偏偏只跟我老蒙对着干?

“你可要想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说了,就等于这事已经被传开了,这样有可能会加深你们邻里之间的矛盾。本来是来求助,冯阿姨却不冷不热地抛出这样的态度,真是让人揪心。老蒙心里委屈,只能打道回府。老蒙仔仔细细琢磨冯阿姨的话,发现那是话中有话。

中午,老蒙带上门,出去了。

老陈不在家。开门的是老陈的孙

子小陈。老蒙就问小陈:“小朋友,你喜欢吃腊肉吗?”

“去年的时候,爷爷从老家带回几块,切好放在饭桌上蒸,很好吃咧。”

“喜欢就好。爷爷现在就送你一块腊肉。”

“真的?太好啦,太好啦。”小陈欢呼雀跃,还不忘说道,“谢谢蒙爷爷。”

“你以后想吃腊肉,就去楼下找爷爷。”

傍晚,老蒙一家准备吃饭,屋外传来敲门声。老蒙拿着一瓶酒,笑嘻嘻地走进来。老陈说:“我在窗口闻到一股香喷喷的腊肉味,就追根溯源来了。正好,家里还有一瓶好酒,就拿来跟老蒙分享。”

饭桌上,老蒙给老陈夹腊肉,说:“好吃,你可要多吃一点。”

老陈频频举杯敬老蒙,说:“这可是珍藏几十年的好酒,一般人喝不到的。”

老蒙说:“我改天熏制好了,再送几块腊肉给你。”

老陈说:“你这也太热情了吧?我怎么好意思呢……”

早上醒来,老蒙骨碌爬起,直奔窗口。对面通道旁,铁皮等东西,没有被翻动过。老蒙心里暗暗窃喜:“一块腊肉,两家欢喜。看来,冯阿姨说得有道理,为人处世,还是不要过于拘泥小节。”

老蒙就找来打火机和甘蔗渣,在铁皮旁生火熏制腊肉。火刚点燃,小陈就来了。小陈的手里,还提着几块腌制过的猪肉。小陈说:“蒙爷爷,能不能顺着你的烟火,帮我们熏制这几块腊肉?”

老蒙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是这样。”老蒙没有说出来,就顺势去看看小陈手中的猪肉。老蒙夸奖说:“你爷爷真会挑选!五花肉肥瘦搭配均匀,肉质有层次感,卖相好,这可是制作腊肉的首选肉。”

说着,老蒙接过猪肉,挂上铁钩……

这一幕,站在二楼窗口的老陈看得清清楚楚。老陈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下楼来。他给老蒙递上一根香烟。老蒙说:“我家还有呢,老哥你要是想吃腊肉就说一声,邻居之间可不要见外。”

老陈叹了口气,拍拍老蒙的肩膀说:“当初,我真不该……”

老蒙急忙插嘴道:“邻里好,赛金宝啊。”

老陈不假思索回应道:“说得也是。”

通道里,传来朗朗笑声。

顺便说明一下,年轻时,老蒙跟老陈有过恩怨。